

另一个安黎

□ 舒敏

跟安黎才刚见面,心下就开始追悔,早知道……我应该……当然,语气为虚拟。

安黎的名字早就知道,与安黎的名字同步植入脑海的,是他狼般的长嘴。“我是狼,我是狼吗?”

这长嘴的时间距今已二十五载,这长嘴的对象,是安黎的老友平凹先生。这长嘴的缘起,是平凹先生写了副对联给他,那对联总计十字,曰:圣贤多寂寞,狼虎少群居。

未见安黎之前,另有三个似乎与他有关却其实跟他真人关联不大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一是,安黎很黑;二是,安黎的村庄跟麻风病有关;三是,安黎很厉害。

说到安黎的黑,倒能找到点依据,那是平凹先生《读安黎》里的一句话“他的脸在夜里,和夜一个颜色”,想想看,脸都跟夜一个颜色了,能不黑吗?这黑在我的脑海里不断膨胀,到了后来,安黎在我的想象中,也就脸黑似锅底般的包括了。

再说安黎的麻子村。麻子我是知道的,从小到大,见识过不少脸上长麻子的。麻子因无害于人,所以并不可怕。至于麻风病,名字我多次听过,有时在文学作品里,有时在影视剧种,这病据说会传染,所以自然,有些可怕。问题是,我明明知道安黎来自麻子村,思绪却蛮不讲理的,将麻风病强塞进了那个村庄里。这是我的错,我当忏悔,所以刚见到安黎,我就老老实实地坦白从宽了。

“安黎老师,不知为啥,看见你的麻子村,我想到麻风病了!”我说。

“你想到麻风病了呀。”安黎风平浪静地

暖笑着回我,既不惊悚也不责备。似乎我的乱想很有道理!

关于安黎的厉害,则完全来自对他的“阅读”。加安黎微信时间已经不长了,也潜心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文章的深邃、犀利,常让我产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的读后感觉,暗忖,这面黑如淤泥、发硬如磐的安黎,一见面,还不知会从他白灿灿的两行利齿里吼出多么犀利的话儿来呢。让我产生如此印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将脑汁使劲绞了绞,想起那文章跟文坛有关,名为《文坛综合症》,安黎在文中如此评价女作家:“一些女作家想方设法地在自己的皮肤上大作文章,或涂脂抹粉,或变幻服装,像一群明争暗斗的妃子,幻想皇帝的抚摸和宠爱。”

“女作家大多拘泥于描写个人的恩怨恩怨,人间的是是非非,在小涟漪上制造惊涛骇浪,在草坪上制造假山盆景和小桥流水。她们极少跳出个人的街衢,对人类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终极的审视和历史的文化的观照,缺少对世界深邃的力透纸背的钻井般的思考。女作家的目的仿佛是要读者流泪,但流完泪,读者的心理也就平衡了。能

让人流泪的女作家还算不错的。更多的女作家不是用心写作,而是用手写作。她们凭借自己一双聪颖灵巧的纤手,尽情卖弄自己的手艺,这很容易令人想到她们是用手在编织毛衣。她们有能力把毛衣编织得款式新颖、色泽匀和、耐看耐穿,甚而凭着巧夺天工的胸花和襟绣,去获得这个奖或那个奖呢。读女作家的作品,常常有一种喝了粥而没有吃饭的感觉。尽管粥里不乏糖精味精,不乏各种类型的佐料,不乏酸人胃的激素,但依然是粥,令人吃得肚子鼓胀,却空落落的饥饿。”……

安黎的文字让我受惊,也让我汗颜,受惊汗颜之后,安黎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有了固执的定格,这定格正是:安黎厉害。厉害到让我觉得,纵然我跟他时空相隔,也似乎都能感到他看向女作家眼神里的睥睨……

一晃两年多。铜川作家、耀州作协主席李拥军,是微信上非常友好的朋友,他来西安,说想找几个朋友聚聚,其中最重要的嘉宾,就是安黎。当李拥军加上安黎,这场面对我的吸引力,当然是无法抵御的。至于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我亘古不变的强烈好奇,二

是在时间老人的抚摸下,我渐渐淡漠了心灵上曾遭到的重击。

于是,我见到了安黎。而后赫然发现,原来在这世间,居然还存在着另一个安黎。

面并不很黑,发虽旺却不怒,尤其是,他的麻子村,跟麻风病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更尤其是,从他洁白的齿间滴落的,都是春风一般爽美且朴实的话语。这语言很快在我的脑海里架构起一个这样的安黎:慢性子、暖男、朴实、善良、坦诚、友爱……很想将我对他的感觉用最简略的语言描述出来,脑容量却显出了它的逼仄,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一句庸俗的老调重弹:如沐春风。词虽然平淡陈旧,意思却也鲜明准确。活生生的安黎的确给我一种徐缓柔暖的春风拂面的感觉,他是和煦的,也是朴雅的,既无刺骨之寒,也无焦辣之热,他给人的感觉是静、是朴,静朴之中,满溢着善意与平和……

文友阿明知道我见了安黎,给我留言说:“喜欢关中汉子安黎,敬佩这样一个为底层百姓鼓与呼的有良知的作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铮铮直声,不惧强暴,安黎先生是忧郁的人,是正直的人,而却注定不会成为快

乐的人,更不可能是权贵的宠臣。喜欢安黎这样一个人,但愿我的眼睛没有被无知和阴霾所遮掩。”

我知道,这段话的出处是阿明博客里的一篇文,那文的名字就叫做《喜欢安黎这样一个人》。在那篇文章中,阿明摘取了他很欣赏的作家安黎曾说过的一段话:“我胸无大志,并不憧憬自己在世界上扮演叱咤风云的角色。我的理想,仅仅是做一个平凡的好人。我历来把做人看得比作文更重要——当然,在我看来,做人做不好,纵然他文采斐然,媚俗媚世,获得一时的喝彩和掌声,但终究逃不过枯萎的宿命——我努力地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对亲人朋友也许无所助益但却对天下所有人绝对无害的人。”读这段话,心底不仅绽放出笑来,因为我分明感到,此处,阿明文字里的安黎与我眼前的安黎在安黎本人所说的这段话里完美重合。

不能不补充的是,某些方面来说,阿明文字里的安黎跟我所见的安黎又有着明显的脱节,比如关于安黎的忧郁、不快乐,我跟他的看法就有些南辕北辙。原因是在在我看来,一个有着大爱慈悲心的人,很难遗失快乐,不妨试想,这世间何事何人,能让佛陀出离愤怒呢?

微信里,我快言快语地回复阿明说,不,他很快乐。我还想分享的是,文字里的安黎可能会愤怒、会犀利,可生活中的他,其实平暖温和。

■笔走龙蛇■

长安人

□ 王选信

退休后去南方打工,闲暇之余,总是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毕原上的村子,想念村子里的人和事。

晚上睡在床上,感觉自己像风筝一样,在天空飘飘飘飘啊,可风筝的另一头却拴着家乡。不管你飘到天涯海角,最终落下的地方还是家乡。我是吃家乡的麦子苞谷长大的,我是喝家乡的水,吸家乡的空气长大的,这里一切的一切,早已融入了我的血液。

为了打发寂寞,为了聊以自慰,我QQ取名“长安人”。长安人好,既能代表自己的身份,又有地域特点。不管走到哪里,它都时刻提醒,我是长安人。不管干什么事,都不要给长安人丢脸。

多少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是长安人而自豪。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一口长安话,常惹得同事侧目。朋友建议,让我学着说普通话。普通话不是不好学,而是不想学。我是长安人,说地地道道的长安话,有什么不对。在唐朝的时候,长安话就是国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以会说长安话引以为荣,长安话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我爷说长安话,我大说长安话,我是长安人,当然也说长安话。工作三十几年,长安口音至今未变。

当然,长安人的我,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一个河南小伙和南方姑娘谈对像,两人谈崩了,河南小伙千辛万迢迢追到南方,诱骗杀害了女方。此事在公司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一天到晚,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就叽咕此事。消息传到我的耳朵,我笑着说:“杀人者肯定可恶,应该受到惩罚,但不能整天聊这点破事。在我们家乡,村民干部,常为金钱反目,一怒之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大家不理解,以为我在说天书,我便自豪地解道:“瞎不过长安人,好不过长安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古长安都是京畿要地,也是帝王将相、文人荟萃的地方,长安自然成了他们的后花园。所以,不少人继承了祖先将军的脾性,暴躁不羁,一言不合,动手动刀。还有些人,为了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最后酿成血案。记得,八十年代初严打时,每次杀人的布告上,多半都是长安人。相反,长安一部分人身上却流淌着文人雅士的血液,聪慧善良,才华横溢,做事专注,持之以恒。就拿我们镇上来说,二十几个自然村,会写文章、会书法、会画画、会泥塑等的人物,就有一二十位,当然,人杰地灵的长安地面上,这样的人才车载斗量。

两极分化,是由地域文化形成的,长安人的特点确实突出。听我这样一吹,谈论的热度立马降了下来。

长安人还有以下特点:就是生、冷、噌、倔。说话和唱戏,都像打枪放炮一般,外地人根本接受不了,本来正常的说话,还以为在吵架呢。其实,长安人爱的就是这个味。直爽、豪放,好像是置在骨头里的东西。其实,长安人心地善良,表面上看起来粗鲁,心里却是热的。“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稍有不平,“火冒三丈”,看你顺眼了,借袜子连鞋都给你,看不顺眼,一口水都别喝。缺点是,耿直有余,曲折不足。

有一次,晚上从西郊回镇上搭最后一班公交,车上空空荡荡,有些寂寞,前排的一位东北妇女,和我拉起了闲话。妇女深情地说:“生活在你们这里的人,真幸福。”我问感慨何来?妇女一脸的爱慕:“有一院子,盖几间楼房,出租后就万事大吉。一年的房租,都吃不完。平时什么活都不干,端个茶杯,东游游、西逛逛,神仙似的。寂寞了打打麻将,嘴馋了到馆子搓一顿,不像我们,为了生计,东闯西荡。”我险一下子红了。这不光是城中村人的特点,也是长安人普遍的特点:吃不得苦,下不了势,小富则安,不求进取。

八百里秦川,历史上都是富庶之地,没有高山大川,没有沙漠草原,稍微在地里拉几下,吃穿就不愁了。地理环境,磨掉了吃苦耐劳的品德,而造就了易于满足的性格。

长安人确实优点突出,但缺点也不少。我经常想,如果长安人能有一半河南人的吃苦精神,有一半四川人的耐骂性格,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没有成不了的大气候。



丰收的高阳

秋天的情绪——听友人诵读拙作《我在长安》有感

□ 徐剑铭

打开手机便听到了你的声音，正是秋雨初歇、夜色阑珊的黎明时分。	我曾屡遭磨难，所幸良知尚存。	其实，说出点真相也就想尽到一点责任，梳理民族的灵魂也是在拷问自己的良心。
我知道，秋天是个盛产忧伤的季节，但是忧伤并不代表心灵的沉沦。	我承认我曾在凄厉的风雪中哭泣，那是因为饥饿荒凉或举目无亲；我承认我曾在狂热的躁动中迷失，那是因为我相信了人可以造神！	没啥要说了，接着读吧孩子，喜欢你甜润的声音，感谢你诵读得认真！
你用甜润的声音解释我的倾诉，你相信我不是庸者的无病呻吟。叫你一声“孩子”，好吗？孩子，我是在回头张望中梳理灵魂。	后来，我终于清醒了，因为我目睹了太多的泪血伤痕。再后来，我又迷惑了，为什么要在累累伤痕上涂上厚厚的面粉？	有些事，可以让它在秋风中散落，有些事，该让它去唤醒梦游中的灵魂。
我并不认为这有多么神圣，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公民——中国公民！更因为我是一位老人，	再后来我就想站出来说话了，我怕孩子们把涂脂的痼疾当作美人香唇。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最简朴的原因，我对脚下的热土爱得太深、太深！

初秋的同州湖

□ 秦大泉

在我的记忆里，渭北那一带是缺水的。小时候，村里人都是挖井汲水。那合抱粗的轳辘缠满绳索，随着咯吱咯吱的声响，水桶是要绞上半天才出井口的。我也知道，我们村南大约六七里的地方，有个盐池洼。前几年，我还专程去看过，但那牛角状的洼地里白茫茫一片，到处是倾倒的芦苇和荒草，已完全没有了唐代“通灵鼓”的那种水波粼粼的气象了。

所以,当我最初听说家乡建了个同州湖,而且说那湖面占地一两千亩,像天安门广场一样大的时候,我就不屑地笑了。试想想,一个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纵使有建设生态文明的愿景,苦心孤诣地造出一个湖来,那可能也如我在革命公园看到的湖,也如我在莲湖公园看到的湖,大不了也就是兴庆公园那样的湖了。要说那湖大得像天安门广场,美得像杭州的西湖,那不是很滑稽的事吗?

时令进入处暑,夏末央,天渐凉。有朋友来电话说,县上要出一本水文化画册,你回来看看,也写写同州湖吧。正好,我准备回老家接母亲。这样,顺风顺水,我就站到了同州湖的面前。这一站,我就为自己以前的那种想法羞愧了,我责备着自己那种陈旧的思想观念,我被眼前的这片浩瀚的湖海震惊了。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面对着辽阔的湖面,面对着一金银般灿烂涌动的波澜,我只觉得那拂面而来的风,是一阵阵从海上吹来的风。那一刻,我想到了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样的同州湖似乎完全颠覆了我的那些关于故乡的概念。

朋友安排我住在靠湖边的望岳楼上,那是一座现代化的星级酒店。凭窗而立,是可以望见华岳仙掌的,是可以望见黄洛渭汇流的三河口的,是可以望见关中唯一的那片沙苑沙丘的。当然,同州湖的全貌更是可以尽收眼底了。

晚上八点整,我们看了同州湖的音乐喷泉表演。大雁塔的音乐喷泉是以陆地为舞台,凤县的音乐喷泉是以江河为舞台,而以湖面作舞台的喷泉表演,我还是第一次观瞻。伴随着《好日子》的音乐,一个个红袄绿裤的女子出来了,或是贴着芭蕾的脚尖,或是摇曳着婀娜的腰身……就这样,一曲又一曲,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些喷薄而出变幻莫测的水柱,或如云纱而飘,或如杨柳而摇,或如龙凤而舞,或如鹿兔而跳……我也禁不住随着那或舒缓或激越或亢亢或低沉的乐曲,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大雁塔的

音乐喷泉也美,但往往是仅仅三五曲就嘎然而止,总让人感觉似乎只是刚开了头就收尾了。而这故乡之湖却是如此慷慨,三曲五曲八九曲,何况在那天地恢宏的背景中,还有云山、花树、画舫村托,那是一种梦幻中的深深的沉醉……

从梦中渐渐醒来的时候,人流也渐渐散去了。朋友说,咱们绕湖走走吧。

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三,天上的月亮已趋圆满。月亮走,我们也走,多情的秋风为我们拨开一树树柳树。在这样的堤岸上行走,我就想到了在杭州西湖边的行走。那春风飘荡的柳絮,与此秋风拂拂的柳树,都让我想到了苏东坡的那首诗:“水光敛色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杭州西湖有平湖秋月,同州湖不也有冰心一轮吗?杭州西湖有断桥残雪,同州湖十七孔桥上的落雪不是更大吗?至于说苏堤白堤,那就更比不上这同堤宽大了。同堤上有三排蔚然深秀的杨柳,有两条人车并行的大路,其中一条还是国际马拉松和国际自行车赛道。

就这样,边走边聊。前面就是“洛神”了。这个如“黄河母亲”一样哺育了洛河儿女的女神,侧卧在一块洁白如乳的大理石上。我知道,这个叫宓妃的伏羲氏的女儿,

是因迷恋洛河两岸的美景而降落人间的。

夜已经很深了,天地一片宁静。月光下的垂柳像一团团飘动的绿云,花草上的露珠闪烁着晶莹的清辉。蜘蛛吱吱的秋虫在不知疲倦地鸣唱着,也可偶见鱼儿在这里那里的水面上腾跃翻飞。当然,私密长廊的长条椅上,也有年轻的恋人在喁喁切切地私语。湖面上浮起雾茫茫的水汽,远远近近的楼台亭阁和尖顶窗棂的欧式建筑,在五光十色的光带光亮中,一一将自己的轮廓渲染幻化在湖面的倒影中。最是有风吹来的时候,那些光柱光影又像是喝多了酒的醉汉,在朦朦胧胧的湖面上摇摇晃晃蹒跚不已。天空中除了灰云中的月亮,以及隐隐约约的星光,就是一片空白了,空白得就像这夜,空白得就像这水。当然,泊系在康宁港上的船儿也是空白的。我知道,那些船儿在短暂的歇息之后,明天又要像今天一样忙碌了,正像这睡梦中的湖儿一样。

朋友回去了,我也回到了酒店。在我下榻的房间里,镶有两幅照片,一幅有字:碧波起未起,天在碧波里;另一幅也有字:影在秋风中,秋风风未生。令我惊讶的是,这两幅照片却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初秋

■屐痕处处■